

密语者

严歌苓

著



密语者

严歌苓

著



明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密语者 / 严歌苓著. — 北京: 台海出版社, 2006. 11

ISBN 7-80141-564-7

I. 密... II 严... III. 中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27458 号

书 名	密语者
著 者	严歌苓
责任编辑	刘新玲
特约编辑	陈益洪
出 版 者	台海出版社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广州市樱华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9mm × 1230mm 1/32 印张 /9.75
字 数	260 千字
版 次	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80141-564-7
定 价	20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凡我社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 邮编:100009

创作变成了生理需求，一天不创作我都不舒服。

——严歌苓



密语者 / 7

她说不会有下次了。这是她突然做出的决定。她不给他插嘴的时机，一股作气敲着键盘。她说她的丈夫非常爱他，他们为得到彼此身败名裂过。用中国俗话，叫九死一生。她不应该背着他进行这种约会。

然后迅速下网，关掉电脑。呆了一阵，她无力地站起身，去掀电灯开关的手臂几乎抬不起来。光亮和黑暗间的一霎，她瞟到一个女人的身影，惊得险些大喊。再掀亮灯，发现那是镜子里的自己。

太平洋探戈 / 73

我相信，错过是一种编结形式。你交错过来，我交错过去，你进、我退，你前俯、我后仰。你们看，完美的舞伴以最巧妙的错过编结他们紧密相连的队形。

我和他们搭熟了后，他们把身世一点点告诉了我。我发现错过使他们在相遇之前，两人的背景就已编结起来。

青柠檬色的鸟 / 151

一天洼开了窗子，见佩德罗站在窗边。男孩已经站了很久，大黑眼睛穿过屋内的阴暗瞪着那只青柠檬色的鸟。洼说：“你要进来和杰米说话吗？它会报天气预报。”男孩马上不去看鸟了，冷冷瞟了一眼洼的灰眼镜。

黑影 / 163

猫崽七天生日时，黑影没有按时回家。猫崽支起软棉棉的脖子，哭喊的一张小脸就只剩了粉红的一张嘴。第二天早晨，穗子看见一只大致是猫的东西出现在猫崽窝里。它浑身的毛被火钳烫焦了，伤得最重的地方是它的嘴，里外都被烫烂，使穗子意识到，饥荒年头的人们十分凶猛，他们以牙还牙地同其他兽类平等地争夺食物。

金陵十三钗 /177

只有书娟一人走到窗子边上，看见十三个白衣黑裙的少女排成两排，被网在光柱里。排在最后的是赵玉墨，她发现大佐走到她身边，本能地一躲。但又侧过脸，朝大佐娇羞地一笑。像个小姑娘犯了个错误，却明白这一笑就讨到饶了。日本人给她那纯真脸容弄得一晕。他们怎样也不会把她和一个刺客联系到一起了。

耗子 /235

这样一群少女朝你走来时，你会发现她们中丑的那个最为夺目。因为她是唯一的丑姑娘，因为美貌在此是普遍和一般，而丑陋却是个例外。还因为你觉得这样穿军服的年轻女舞蹈者理所应当是美丽的，丑姑娘反而不同凡响，让你觉得这个明显谬误必定有什么让你一下看不透的坚实理由。

吴川是个黄女孩 /255

芝加哥一眨眼成了鬼城。秋天的夜晚八点，金融区的摩天大厦垂梦一般逼近来，所有的正经人都鬼祟了，躲闪着，走得贼一样快，所有的反派们大摇大摆，枪手们醒来了，暗娼们容光焕发，酒鬼们摩拳擦掌。刹那间他们成了城市的占领军。

小顾艳传 /283

艺术家协会大院里的人都记得小顾嫁进来那天。那是1961年一个秋天，穿一身粉红的小顾从杨麦的自行车货架上跳下来，手里抱一只面口袋。人们已经在这场后来被称作“三年自然灾害”的大饥荒中磨尖了目光，一看就知道小顾面口袋里装的是花生仁，并且颗粒肥壮，珠圆玉润，绝不是逢年过节家家户户按定量付高价买的走油的或干瘪的。小顾脸蛋也是粉红的，这在一群饿得发绿的艺术家用看，她简直就是从鲁本斯画里走下来的。

密语者



密语者

这人问乔红梅是否记得他。他看着她跟着一个高大的美国男人走进餐馆，然后两手松松地抱在胸前，一只脚虚支出去，站成一个美好的消极姿态。他说乔红梅就这样和他脸对脸地站了半分钟，等着领位小姐指定餐桌。在那半分钟里，他向她笑了一下。他的座位迎着门，他认为乔红梅不该错过他的笑。他那时手里拿着打开的菜单，正打算点菜，听见一个异国情调的女声说：“还好，人不多”，他一抬头，看见了她，乔红梅。下面，就是他给她的那个赞赏的微笑。很少有人躲得过他的笑，男人、女人、熟人、生人，都躲不过他火力极强、命中率极高的笑，他这样告诉她。

乔红梅读到此处，歇一口气。网上来的这个人显然把她昨晚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，口气稍稍有那么点放肆，但她喜欢他的行文，是尼尔和艾米莉的溶和。

他说乔红梅跟在她丈夫身后往窗口的餐桌走，长头发的清爽气味他都闻到了。她走过每一桌，眼睛不失体面地瞥一下桌面上的菜肴，或者围在桌边的面孔。就在这时，他见她转过脸。她是朝他转脸的，这人判

断道，因为每个被盯得太紧的人都会感应到一种危险。一点都不是玄说，尤其对她这样一个感知丰富的女人。他说她看去二十八岁，最多三十岁，但他知道她其实不止了。好了，乔红梅朝身后扫一眼，眼光在他脸上逗留了一下。至少他认为有那么个逗留，这网上来的多情人。

他看她丈夫替她脱下外套，随手拍了拍她的脸蛋。她那个轻微的躲闪并没有逃过他。他说真好啊，证明她的肌肤还没有麻木，还会拒绝毫无意味的触摸。他问她是否自己设计服装，柔软而皱巴巴的麻质长裤和缀玻璃珠的凉鞋使乔红梅惊人地性感，鞋使脚基本裸露，脚面上闪着几颗无色透明的珠子。

她“唰”地起一身鸡皮疙瘩。先四周看一眼，再看写字台下的脚。有这样露骨吗？脚也可以勾勾搭搭的？确实如此。细带上的玻璃珠如露珠一般、汗珠一般。她的丈夫从来没有过问，珠子怎样从窗帘上到了她脚上，发着性感暗示，让能够领会的人去领会。她并没有这方面的想法，却让他一语说穿。

还有上衣。他说她的上衣也非常妙，染色的线绳编织的，在不同光线不同动感中就是不同颜色。是你的手艺吧？他问乔红梅，那么不规则和异想天开。

下面他谈论起她丈夫来。他说他看上去很聪明，也很精神，是老了一点，没错，但总体来说蛮好，很配她。总体上，在一切人眼里。除了他，他看的不是总体。乔红梅想，离间来了。

不过都不重要，对不对？他说下去。带一点欺负人的独裁腔调，也有一点诗意和多情。掩藏在薄情下的多情，女人谁受得了这个？他说重要的是，他看出乔红梅对丈夫整个是封闭的——对不起，这儿他不得不提到“心灵”。他要她原谅，他用了“心灵”这种奶油兮兮的词，要她千万别把他当成一个奶油兮兮的爱耍文学腔的人。他看到的不止是她对她丈夫的封闭；大致上，她对整个观赏环境心灵都关闭着。他解释说：我并不是挑拨你们夫妻关系；我绝不是这意思。

他就是这意思。她心里说。

她的丈夫是个爱说笑话的人，一看就知道，可他误认为把妻子逗笑

就没事了。他看乔红梅在丈夫抖出包袱时仰脖子哈哈了几声,其实她一直在跑神。丈夫自己笑得面红耳赤,她呢,嗔怪地斜睨他一眼,表示被这个不伤大雅的黄笑话小小得罪了一回,像所有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妻子,像所有无救的美国良家妇女,从男人侧重法幸免的肮脏中得到一点小小的娱乐,同时拿出管教他们的姿态。

可他看出,她在装假。他说他从来没遇见过象乔红梅这样的女人,装假装得这么棒。她对于她的丈夫,是做为一个秘密话者,喘气儿、吃饭、笑。因此这人对乔红梅深深着了迷。到此处他另起一行,说他得到乔红梅的Email地址,是偶然也是必然,她大可不必惊慌失措。

乔红梅在键盘上“嗒嗒嗒”地敲击起来,说她并没有惊慌失措,只是觉得这个游戏玩的人实在太多,她就不想玩了。并不难猜想他得到她网址的手段,她的学校、图书馆,她许多熟人和半熟人那里,都能找到她的网址。如今网上卖机票、卖电话卡、卖CD、卖书、卖二手货,她的网址他们都有,她从来不问他们获取她网址的手段,是光明还是黑暗。她告诉他,她每天打开信箱,百分之九十的造访者都是他这样花言巧语的陌生人,提供她高利贷、逃税方法、赖账手段,提供她降价首饰、护肤良方、色情娱乐,男妓或女妓,难道她会惊慌失措?她把她对这人的一点动心藏在丘八式语言后面。然后她谢了他的奉承。

他马上回答了。他说奇怪,乔红梅怎么把他的话说成奉承了?他并没有称赞她美丽。并且他真的不认为她美丽。“着迷”?在英文里是死心眼的好奇罢了,他对死刑犯、妓女、政治小丑都着迷。

乔红梅意外了。许多人说她是美的,这人倒让她碰了一鼻子灰。她眼睛搜出他那句“惊人的性感”,发现他语气冷静、客观,还有凌驾之势。她想他这样轻微地羞辱她,倒是突然拉近了他和她的距离:他突然可信了,实体化了。她想她可真是贱骨头,他让她的虚荣心落空,她反而来了和他交谈的劲头。

她的手指敲击起来。她说:“谢谢你的直爽。不过我不习惯和一个陌生人议论我自己。”她读了一遍,把其他字删除掉,只留下“谢谢直爽”。这样好,酷,不动声色。他看这个句子时,会看到反守为攻的她,带一个

老手式的浅谈,意思是:来吧,看咱们谁先把谁逗急。这人反应很快,说他不认为直爽是美德:“你就不直爽,你这谜一样的女人。”有挑逗的意思了。乔红梅站起身,想缓冲一下此刻的兴奋。她竟然非常恋战。他把她看成谜之后,其实他对她也形成了一个谜。

她拿起茶杯,喝一口水,发现什么也没喝着,杯子是空的。她得缓冲一下,颤惊可不妙。她让这个不知底细的人顺着电线这根藤摸过来了。绕过丈夫格兰,摸进这间十四平米的书房。乔红梅在镜子前面站着,按他描写的模样,一只脚虚支出去。她拼命地想昨晚餐厅里的人,所有的面孔,却是怎样也记不起了。但他是存在的。陌生的存在渐渐有了形态和质感,有了低低的体温,就在这间十六层楼上的屋里,她浑然不觉得丈夫还在隔壁。

乔红梅走出书房,向厨房走,手里拿着空茶杯。她忽然抬头,见丈夫格兰一身运动装束。格兰说他出去跑步,回来一块吃早餐。她说好的,祝你跑得快活。他深棕色的眼睛在她脸上多留了一会。她问怎么了?他说很好,你看上去气色很好。你也是,她说。

她正要回书房,门又开了。格兰把一个快递邮包从门缝里塞进来。她拿过邮包,猜出里面是两本书。格兰做教授的第一大优惠是买书钱可以充税,所以他隔一天就有一个寄书的快递邮包。她隔着茶几把书往沙发上扔,没扔进,落在地上。她不去理它了,端着水往回走,又觉得自己态度有问题,再走回沙发,捡起书,放妥。杯里的水洒在格兰珍贵的古印地安地毯上。据说图案上的红色是取某种虫血染制的。

回到电脑前,乔红梅一口一口呷着杯中的冰水。二十分钟后,回信来了。他猜想乔红梅一定想弄清他到底是谁。他说他身高五尺九(并不算太高),体重一百五十八磅(身高很合她的意)黑头发、黑眼睛。个人背景:耶鲁大学英文系本科生,哈佛读完硕士后,修了一年博士课程,半途而废。他父亲留下的遗产在一位投资顾问手里运作甚好,因而他打消了做博士公子哥的念头,索性做一个公然而诚实的公子哥儿了。他说他和乔红梅是同一类人,很难忠贞于某个人和某项事业。他在看见乔红梅的一刻,就在心里感叹,肉体的忠贞是最容易因而最次要的。

乔红梅看着一行行自我拆穿式的介绍，感到这陌生男人渐渐在他眼前推成了一个特写。不是面目，是气息。她进一步被他吸引了，尽管她对他的富翁父亲、优越学历保持百分之八十的怀疑。她说你难道暗示我不忠贞吗？他回答道：我没有暗示，我在指出你的不忠贞，我相信你是个智慧的女人，明白我们不必扣“忠贞”的字眼，你心灵从来没忠贞过一分钟。他再次抱歉用“心灵”这种似是而非的词。

乔红梅说，好吧，随你便，不忠贞就不忠贞吧。她往椅背上一瘫，不想辩解。

这人话锋一转，说别这样，你跟所有人都这样，希望你跟我别这样。我们要好好地开头。他这一步迈得过大。乔红梅对他突然出来的话已有些反感。他马上看懂了她，写道：别误会，我会给你足够的时间适应我，在一切都未开头之前。又是几分钟，她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啃指甲。他又来了两行字，要她松弛，别那么恐惧，否则他马上退出这场约会。他把它叫作“约会”，乔红梅玩味着。他说他只是想了解她：她手指甲被啃食成那样，绝不会无缘无故。

乔红梅条件反射地一下攥紧拳头。他连她手指甲上的啮痕都看见了。餐馆里她难道咬了手指甲？不会，公共场合她一般不做的。并且，在和格兰出门前，她贴了一副逼真的塑料指甲，一般上点台面的场合，她都这么干。假指甲不过份修长，看上去健康而洁净，绝不是公司女接待员，泰勒街暗娼九百九一副、色彩艳露的那种。他说乔红梅把指甲啃食成那样，必定有原因。

她一只手在键盘上敲打，涂涂改改，问他到底跟踪了她多久：她不相信昨晚是他头一次见她。

他不置可否。

虽然兴奋，乔红梅还是有点毛骨悚然。她说她咬指甲的习惯是幼年留下的毛病。

他说他将会知道真正的病因。

你少跟我来这套，盯了我的梢，偏要弄出神机妙算的意味，乔红梅心里说。在键盘上，她却问他同时向多少个女人发送同样信息。这人倒

也不直接抵赖，没有谎称除了她他不向任何女人发此类信息。他说眼下没有合适人选值得他发送。她问什么是“合适人选”。他说象乔红梅这样极度含蓄、极度不安份的女人。

乔红梅想“极度不安份”大概是准确的。

他说昨晚在餐馆里，他始终在观察她。她的右侧，是一排不锈钢护壁，她的那一半侧影，被投射上去。这样他看见她里面那只手的动作：撩动披到脸上的头发、轻揉右面的太阳穴，拨弄也是无色透明的珠子耳坠、用吸管搅动饮料。他看到她的不耐烦，腻味，而别人却把那看成娴雅、从容。他还形容她的目光，说她眼里有种邀请。邀请人们的关注吗？不止。他看出她的眼睛在邀请爱抚（真正的爱抚）请人与她玩眼神、玩感觉。甚至邀请进犯、邀请征服和占有。这眼神使她不同凡响，使她所有动作、语言都不足为信。他从未见过如此暧昧的女人，他相信他就在那时被诱惑了。

门被叩响。她还没来得及反应，格兰的面孔已伸进来，上面一层红晕和汗水。她问他跑得是否舒畅。他说好得不能再好，一块吃早饭吧。她说一分钟之后就来。格兰说“哇”，你今早真美，眼睛在燃烧。说着他修长的身体越过写字台拐角，嘴唇撅起。这是早晨必定有的吻，谁也休想躲掉。

乔红梅马上迎着格兰的亲吻站起来。惟一阻止他的办法是立刻跟他去吃早餐。她的阻击成功了，格兰没有多心，去瞥屏幕上的词句。格兰的手扶在乔红梅腰上，往厨房走。这个初识不轨的东方妻子在他手掌下年轻柔韧，毫无破绽。

撇在身后的，是她和陌生男人眉目传情的证据。

这人再次出现是三天之后，给她足够的时间享受悬念。他说对不起，他失约了，他惟一的女儿突然到达，这三天里他的一切都属于她了。他说他已经有十一年没见女儿：他每年寄的生日卡片都被如数退回。

这就是说，他至少四十五岁。当代美国男人三十岁做父亲比较普遍。乔红梅问他，女儿为什么退回生日礼物。他回答生日礼物被留下，退回的是写有贺辞的卡片。礼物被重新包装，以别人的名义，礼物还是礼

物。他口气实事求是，毫不渲染，但她看到了创伤。这个人的陌生顿时退去一大半。创伤绝不虚无飘渺，创伤使无论多不同的人相互认同。她在这个极不可靠的人接触，创伤突然使他可靠了。

她问他，他的女儿和他长得像吗？他回答说，女儿的头发像她母亲，其他都和他一模一样。她说一定小巧玲珑，像个混血姑娘。他识破她的圈套，说他最讨厌混血姑娘。他说你不必猜测我的血统，我们注定要见面的。

注定？

注定。

夜很深了。能听见格兰房里的音乐。他读书或写作总是需要伴奏。此刻是夏洛特为他的阅读伴唱。薄荷露似的声音。谢天谢地，在油爆爆的世界滴入夏洛特的薄荷露。

这人和她默不作声地打量对方，一个在夜色这头，一个在那头。

他说他今天下午把女儿送上了飞机，然后便想到了她。他说不知为什么女儿使他想到她。也许女儿也有种绝不好接近的样子，也是面上一套、心里一套的温顺沉默。

她问他：难道我面上一套、心里一套？

他说任何一个表面像她这样顺从，任何一个有她这副缄默微笑的人都有这问题。餐馆里，他看见她接过菜单，看也不看，把选择马上让出去。他看着她丈夫为她点白葡萄酒、红葡萄酒，她点头微笑，做出很是领情的样子。而她的脚呢？那近乎完全赤裸的脚在打一个节拍。那支秘密的曲子。她在秘密地自得其乐。

她问他是否精通心理学，或者人类行为学。

他说你不要担忧我会游手好闲，也别费劲猜我是否有个正经差使开销生命。我什么都不做，又什么都做。你会知道的。我们快要见面，不是吗？

乔红梅吃不准了。她想和他见面吗？见面会意味什么？她听见夏洛特在隔壁纯洁地歌唱。格兰也在熬夜。大概他在等他用功的妻子，看看能不能等来一次做爱。

她写道：今天就谈这些，我丈夫在等我，我必须去睡了。

他说：好吧。你肉体还蛮慷慨，也算纯洁。祝你销魂。

他有什么资格妒嫉呢？乔红梅心里好笑。

他问下次约会是什么时间。

她说不会有下次了，这是她突然做出的决定。她不给他插嘴的时机，一股作气敲着键盘。她说她的丈夫非常爱他，他们为得到彼此身败名裂过。用中国俗话，叫九死一生。她不应该背着他进行这种约会。她说，谢谢你的关注，也谢谢你为理解我所费的心。

然后迅速下网，关掉电脑。呆了一阵，她无力地站起身，去掀电灯开关的手臂几乎抬不起来。光亮和黑暗间的一霎，她瞥到一个女人的身影，惊得险些大喊。再掀亮灯，发现那是镜子里的自己。她干的好事，在书房装什么镜子。她从来没见过这样陌生的自身，面孔油润红亮，眼睛水滋滋的。是头晕目眩的眼睛。还有嘴唇，还有胸，女人在经历肉体出轨时才会有的容颜，大概正是这样。它提前出现在她脸上身上。她的肉体比她走得更远了，多么不可思议。得彻底切断他顺藤摸瓜进来的这根不可视的线索。

NO.14

她重重坐回转椅上，两脚一撑地，把转椅撑回桌面。打开信箱，他的回答已等在那里。会是什么样的回答？她想她绝不会去读。无非是用更有说服力的话向她证实他对她的理解。或者会刺她一句（像说她并不美丽那样刺激她上钩），说喂，你想哪儿去了？我并不想做你的情人，让你背叛你丈夫。混血女子我都消受不了，何况你这纯亚洲血统的女人？

她想不管他的回答是什么，她都绝不上钩。

而下一秒钟，她已在瞪着他的回答了。回答只有一个字：“Fine”。

竟这么好说话。他干脆、利落地答应了她：“Fine”，就此终止了一切纠缠。

她瞪着他的“Fine”。真的罢休了？他不失自尊地、甚至是冷傲地微微一笑：“Fine”。眼睛是哀伤的。未必哀伤，或许是好笑的：所有小题大作的女人们在他看就是那么好笑。他两肩轻轻一耸：“Fine”，然后转身走出，惆怅是惆怅的，但自制能力毕竟极好，修养更不用说。他两手插在裤

兜里，任凭风吹乱一头黑发，匀称而矫健地离去。留一个渐渐小下去的背影，很是古典。

乔红梅怎么也没想到他会这样轻易收兵。倒是她成了没趣的那个了。她不知自己在窝囊什么。一个公子哥儿从她这走开，马上会去挑起下一场艳遇，她不是从此清静了，省事了吗？

她一行行逆着读他的每句话。他主要是写他的女儿，他们的三天相处。真切深记的父亲感觉，就在那一个个简洁的句子里。三天，他以不可思议的眼睛注视他缄默的女儿，讲起他对她可怜的一点记忆，突然从女儿缄默的笑容里意识到，同样的话他已对她讲过了，可能不止一遍地讲过——他曾经怎样在夜里抱着她，从四楼走到一楼，再从一楼走向四楼的，为了不吵醒她的母亲和邻居们。女儿看着他，神秘的表情，态度严实地掩藏在那表情后面。她真是莫测得很，突然喷出一声大笑。笑他可怜，每个父亲都有如此精彩的记忆。或许她想起她母亲的话：父亲对于她的投资，就是一尾精虫。于是他带女儿出去，去最有名的风景点，没完没了地为她拍照，为她买渔人码头的首饰和工艺品，带她去那帕桑拿按摩，为她买她哪怕多看一眼的昂贵服装。他还是在女儿的笑容里看到，他可怜透了，他还是一尾精虫。会讨好的、舍得花销的一尾巨型精虫。

NO. 15

乔红梅想像他的女儿，十四岁一个小姑娘。她想像那细长腿的小姑娘消失在登机口的昏暗中，这人忽然想到，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是一个用电子信去同陌生女人胡搅蛮缠的男人，是一个在餐馆或咖啡馆独坐，静静等待她乔红梅这类猎物的人。也许在开车从机场回家的途中，他就有心改邪归正，为了女儿。

那天深夜，她和格兰做了爱。好久没那么好的效果了。似乎她借了格兰向另一个人释放激情，也似乎格兰不知怎么显出一种陌生。然后她滚翻身就睡去，当然是假装的。她怕格兰开口讲话，破了那魔咒。

一连七天，乔红梅不上网查邮件。这人好说好散地消失了，她咬指甲的毛病恶化起来，她发现她咬指甲不是因为紧张，恰恰因为平静。无事可期盼的平静。

到了第八天，她给他发了一则短信息，请他介绍几本最新心理学读

本。她压根不提上次不太好的收场白,以及这些天她寻寻觅觅的心情。

没有任何回音。

三天后,她把同样的短信又发一遍,并加一行解释,说她怕上封信遗失,没到达他的网址。

还是没回音。她脸面也不要了,一连气地拿短信轰炸他。

乔红梅啃着指甲想,看来他倒是一位绅士呢,一诺千金,说到做到。或许他那颗羞于提及的心灵不再空洞,里面装进了失而复得的女儿。无论什么原因,使他坚决不理睬她,都使乔红梅感到窘。此刻他在干什么?在电脑那端,好笑地看着她,失望而萎靡,一头烦躁的头发,指甲根根残喘?好笑她打起读书幌子,企图邀回他的关注,并久久挽留它。她的假装正经、不甘寂寞在他看实在好笑,他就是要这样写她。一个易受勾引的女人就该狠狠地写。

又等了两天,乔红梅踏实了,也认了窘。她开始赶拉下的功课,收拢神志听格兰谈他的事。好好听格兰讲话,还是有所收益的。他说他在课堂上老要学生注意,卡夫卡用第一人称很多;《变形记》表面是第三人称,实际是第一人称,除了最后一段,葛里格作为甲虫死去之后。他说人称的选择是小说成功的秘诀之一。《麦田守望者》若不是第一人称就死定了。米歇尔的作品不是第二人称,完全是部三流作品。

乔红梅看他嘴角沾一颗面包屑。年纪大起来,第一表情是吃东西拖泥带水。她说:电脑上来信都是第二人称。

格兰说:我们在心里和自己说话,讨论,通常是第三人称。所以电脑上若有人来和你长谈,等于你自己和自己谈话。

乔红梅一想,格兰毕竟聪明,像是察觉了什么。

不再和他通信,他的身影反而清晰起来。黑头发、黑眼睛,对自己浪漫内心永远批判的那种微笑……但她会淡忘他,一个女人一生有多少这样的暧昧邂逅?谁都经历过短暂的鬼迷心窍。

就在他说完“Fine”的第二十五天,乔红梅再次收到他的信。

她说她走进图书馆时像个走失的孩子。他猜她或许在让眼睛适应室内的光线,也许她想找个好些的读书位置。她说她那样迷失地站了许